

靚女
戲
酷
哥

左 晴 雯

靚女(戲)酷哥

(台灣) 左晴雯 著

真知文化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李 刚

封面设计:符晓笛

左晴雯作品集

靓女戏酷哥

(台湾)左晴雯 著

真知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章:6 字数:128 千字

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ISBN7-378-1731-0/I.1691

定价:9.80 元

第一章

一九八一年伦敦。

七月的阳光穿透了重重浓雾，洒落在古老的石板道上，整座城市充斥着欢欣鼓舞的气氛，到处飘扬着彩带与鲜花。衣着华丽的英国骑兵排列在道路的两旁，将夹道欢迎的千万民众隔开，一辆马车缓慢从圣保罗大教堂驶出，不论经过哪里，民众的欢呼声响彻天际。

穿着军装的男人，微笑着向他的子民致意，而坐在他身旁的女子则是全世界的焦点。她穿着米白色的婚纱，碎钻王冠箍住了婚纱，也暗示着她尊贵的身分，那金发蓝眸的美貌下，是羞怯的笑容，随着身旁的男人向群众挥手。

没有人知道，甚至包括她身边的男人，也不知道她紧握着婚纱的手心，因为紧张而汗湿。

这是最隆重的世纪婚礼，威尔斯王妃在全世界的注目下诞生了，众人喜悦的看着这位灰姑娘，赞叹她的美貌，羡慕她的幸运。就像是坎特伯里大主教所说



的，这一切宛如童话故事再续。马车上这对新人，就像是童话中所描写的王子与公主，负载着全世界的祝福，理所当然的就该恩爱度过下半生。

所有的媒体都集中到这个城市，关于威尔斯王妃的报导，不停的在世界各地流传，她似乎天生就有吸引媒体的魅力，摄影机与镁光灯始终离不开她。

镁光灯就如同固执的猎犬，而她则是猎物，从此之后她的一举一动都逃不开镁光灯的追逐。从生时，到死去，同样都被追赶着，镁光灯不愿意放过她。

当马车进入白金汉宫时，在正面建筑的左翼，一扇金碧辉煌的窗子被推开，小小的东方女孩正好奇的采出头来，灵活的大眼轻眨着，感兴趣的趴在窗口看着，正巧看见身穿军服的王子扶着威尔斯王妃下马车，那二十五尺长的白纱裙摆让小女孩瞪大了眼。

女孩小小的身躯更往外挪移了些，想看清楚那件漂亮婚纱。细瘦的双臂攀住窗缘横木，惊险的探出半个身子，而下方的众人全因为新人的到来而忙乱，根本没有注意到三楼窗口的小女孩。

她还不太清楚这里是什么地方，只记得爸爸要忙着报导的事，而她独自跑去一间花店玩，看见巨大的雕塑盆，里头堆满了漂亮的白色玫瑰花。那雕塑盆好大好大，大得像是她的洗澡盆，她好奇的爬进去，在



浓密的玫瑰花里睡着。一觉醒来，她睡眼朦胧的爬山花海，这才发现置身在陌生的房间里，四周堆满了众多珍奇的礼物。

那些人正忙着拍照，许多人围着那个漂亮的女人，抢着要跟她拍照。重复的动作十分枯燥，但是那些人像是永远不会厌倦般，在镁光灯前微笑着。

因为看得久了，女孩有些累，忍不住揉揉眼睛，攀住窗缘横木的手惊险的一滑，她惊慌的张大嘴，感觉身子滑出窗外。

尖叫声凝结在口中，她紧闭着眼睛，以为会狼狈的摔落地面。然而，有某种力量勾住了她的后领，让她悬挂在窗口，像是等待风干的火腿。

“瞧瞧我抓住什么了。”慵懒的语调里，带有几分的笑意，那人的嗓音醇厚，却带着几分的哑。

她悄悄睁开紧眯的双眼，偷觑着那人。后领上那只手逐渐往后，顺带将她的身躯往上提，终于将她提到他的面前，她一双脚无助的在空中摆啊摆，愣愣的看着眼前的人。

“放开我。”她小声的说，挣扎着想要站好，而那人却又偏偏不肯放手。她的动作激烈，两根乌黑的小辫子也跟着晃动，辫子尾端的缎带犹如飞舞的蝴蝶。她小心的端详眼前的男人，谨慎却不胆怯。





那是一个手长脚长的青年，有着黑色的发与褐色的眼，深刻而俊朗的五官，以及黝黑的肌肤，身上则穿着正式的礼服。黑发修剪得很整齐，却略显过长，覆在白色的领缘，褐色的眸子十分深邃，让人想起温热过的蜂蜜。

“你会说英文，”他有些诧异，嘴角那抹笑没有褪去，看着手中挣扎不休的女孩。

他之前就发现她在窗口鬼鬼祟祟，怕她出什么意外，才特地上楼来的。也还好他来得够快，才能在危急时出手救下她。不敢想像要是他没有赶到，这个小不点会摔成什么样。

“会。”她点点头，终于放弃挣扎，悬在半空中与他大眼瞪小眼，仔细的研究起这个青年。她从小跟着爸爸走过好多地方，学过好多的语言。

今日英国王室喜庆，广邀世界各国的王族到此庆祝，进入白金汉宫来的，应该也是哪一国的贵族。他审视着女孩，对她精致的五官感到讶异。“你是哪国的公主？日本还是泰国？”他从那细致的五官及肌肤，猜测出她的东方血统。

她偏头认真的想了想，之后慎重的回答。“我是爸爸的小公主。”

他轻笑几声，终于将她放下地来。“哪个国王如此



幸运，能够拥有这么珍贵的掌上明珠？”

“爸爸不是国王，”女孩微笑着，终于决定要喜欢眼前这个青年。至少他脸上的笑容，看起来很舒服；但是她的下句话，却让青年脸上的笑容僵住。“爸爸是伟大的记者。”她宣布道。

“记者?!”青年瞪大眼睛，像是听见毒蛇的同义词，紧急的转着头四处查看着。“记者不但偷潜入这里，连女儿都带进来了？”他不敢置信。

女孩看着他惊慌的模样，咯咯的笑着。“爸爸在外面，我是跟着玫瑰花进来的。”她指指一旁的雕塑盆，认为青年慌乱的模样很有趣。

确定房内没有其他人后，他稍微松懈下来，看着眼前笑得十分开心的小女孩，褐色的眼眸有着沉思的光彩，静默的看着她。这个房间是收放民间送来的贺礼，或许真的阴错阳差连同她一块送进白金汉宫来。

他喃喃自语着，浓眉紧蹙着，虽然年轻，却已经有几分王者的威严。“要是被人发现你进到这儿来，可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啊。”因为各国王族群聚，所以戒备特别森严，要是这小女孩被发现混进这儿，恐怕会演变成国际事件，最后弄得难以收拾。

“不能在这里玩吗？那我出去好了。”她耸耸肩，不当一回事迈开小腿，灵巧的往外跑去。



“等等。”他连忙追上去，跨出几步就轻易的追上她，将她拎回来，稳稳的抱在手上。

“你别乱跑，让我送你出去。”

“我会自己走路。”她不悦的抗议着，觉得这个人似乎不太喜欢让她的双脚碰到地。

他不以为然的哼了几声，把她脚上的小鞋脱下来放进口袋，不让她再有机会下地乱跑，抱着她往外走去。大厅里的庆祝仪式似乎开始了，所以走道上没有什么人，只有少数的军人在站岗，因为认出他的身分，所以也不多加追究，以为他手中抱着的，是哪国的小公主。

“把鞋子还给我。”因为鞋子被抢，她精致的小脸皱成一团。

“等到了外面我就还给你。鞋子先放我这儿，免得你到处乱跑。”他斩钉截铁的拒绝。

她好奇的看着那些军人，发现他们文风不动时，开始不停的扮鬼脸，企图逗笑他们。

“安分点。”他轻敲她的头，发现她的鬼脸几乎要让那些军人失去自制。为了挽救军人的尊严，他毫不客气的制止始作俑者。

他打算带她到车库，直接将她送回父亲的身边。看看窗外，那些群众与记者还死守在那儿，他蹙起眉



头，不确定是否能拨开人墙，顺利离开白金汉宫。

走到回廊的边缘，可以窥见大厅里正在举行盛大的宴会，众多的王族举杯向威尔斯王妃致敬，处处衣香鬓影，在觥筹交错间映照出众人的微笑。而他们站立在边缘，俯视着大厅里的景况。

坐在主位上的，是美貌的威尔斯王妃，她面对此起彼伏的镁光灯，脸部线条因为疲倦而有些僵硬。在镁光灯好不容易止息，而众人都在凝听着她丈夫的演说，没有人注意到的片刻，她将双手放回婚纱上，看着指上璀璨的蓝宝石，美丽的蓝眸有些黯淡。

“她是不是不快乐？”女孩小心的问道。她不懂，那个美丽的新娘，为何会出现那么寂寞的表情。

“她怎么会不快乐？她拥有全世界的祝福。她只是有些累了。”他诧异于女孩的问话，直觉的否认，心里却不太能确定。那个表情的确是充满了寂寞，威尔斯王妃为何用那种眼神看着婚戒？

“拥有全世界的祝福，就一定会快乐吗？”她无法明白青年的说法，提出了心中的疑惑。

青年没有办法回答，他沉默的抱着她继续往外走去。在众人都沉醉于童话般婚礼的喜庆中时，女孩的问话却犹如利刃，划破了愉悦的表面。旁人的祝福真的能够决定那个女人的快乐吗？





为什么让他看见那一幕？是否阿拉想告知他什么？他的视线回到女孩精致秀丽的面各上，审视着那张小脸蛋。“告诉我你的名字。”他诱哄着，揉揉她乌黑柔软的黑发。

“pen。”女孩回答，回他一个甜甜的笑容。

他皱起眉头，很肯定自己没有听错。但是究竟是什么样的父母，竟会替女儿取名为“笔”？

正想再问得仔细些，迎面走来白金汉宫的礼宾长，他心里暗暗叫糟。这个礼宾长脑中熟记所有宾客的资料与容貌，要是正面撞上，绝对会发现女孩是“非法入侵”的。眼睛瞄到一旁，他眼明手快打开走道旁的一扇门，将女孩轻柔的推了进去。

“先待在这儿，乖乖的别乱跑。”他叮嘱着，急忙关上门。在关上门前，他看见那只清澈的黑眸，静静的回望他，那双深邃的眸子里，像是隐藏了亘古的秘密。属于遥远东方的神秘，还有某种尚未苏醒的慧黠。

礼宾长话多，认出他的身分后跟他谈话许久，还邀请他一同到大厅去参加盛宴。他用了许多理由推搪，好不容易才送走了礼宾长。

迫不及待的，他打开房门探询着。“pen？”他呼唤着。却已经看不到她小小的身影。

另一扇门被打开，那个女孩没有听他的话乖乖待





着，已经从另一扇门逃出去，再度闯入深不可测的白金汉宫。

他的心有些惆怅，像是遗失了什么美丽的珍宝。手缓慢的伸入口袋，拿出那双小鞋，掌心还能感受到她遗留在小鞋上的温度。若不是这只鞋子，他几乎要怀疑她只是他所幻想出来的。

那双黑眸在他眼前挥之不去，深深的烙印在他的脑海中。

台湾 · 左晴雯

親女戲酷哥

※

※

※

一九九七年 台北

八月的气候仍是闷热的，城市里的空气令人难以呼吸。人们躲藏在大楼里，玻璃帷幕之后享受着空调系统的照顾。

在一间商业大楼的某层办公室里，透明的玻璃隔出众多的小房间，每间隔间都是一个小小的个人工作单位，分别负责不同的新闻报导议题。这里是国际通讯社的台湾中心，各类重大消息都在此处过滤与传达，从成立到如今有十多年的历史，电脑系统从来不曾停止运作，世界各地都有记者正在传达消息回到此处，在经过整理后，过滤出可以让大众知悉的部分，之后贩卖给其他报社，或是公布于专属网页上。



角落一间小单位里，堆满了档案夹以及书籍，年轻的女子紧抿着唇，专注的敲击电脑键盘，身旁的录音机里播放出她先前所记录下的点滴。

她的眼眸清亮而美丽，对世人昭告着令人惊叹的活力。剪成贴耳的俐落短发，如今在她工作时习惯的拨发动作下而显得凌乱，一绺发落在细致的粉颊旁，精致的五官带着一丝精灵般的俏皮，有着让人愉悦的神奇魔力。

她运键如飞的指略微停了下来，凝神想着某个字句，手肘碰触到一个档案夹，众多的照片散落一地。

每张照片里，都有那个金发蓝眸的美丽女子，在众多微笑的表情外，还有着落寞的神情。数百张照片散落一地，俨然就是那人的一生，任何一个举动，都无法逃脱镁光灯的追逐。

她略微一愣，看着那些照片，眼中逐渐浮起坚定的决心。想得太出柙，她的胃又在隐隐发疼了，她打开抽屉拿出胃药，却遍寻不着水林，只好咀嚼着干涩的药片，困难的吞咽着。

玻璃上传出规律的声响，她抬头一看，发现小张站在走道上，用指关节敲击着玻璃。

“盼影，总编辑找你。”小张指指总编辑的位子。

顾盼影点点头，将照片慎重的放回档案夹内。她

拨拨头发，用手拍拍身上的灰尘，俐落的一个转身，跳出狭小的隔间。“他找我做什么？我最近很乖，还来不及做出什么让他可以叫我的事情。”温润的唇弯成微笑，看来甜美而无害。

小张轻笑几声，欣赏盼影美丽亮眼的容貌。在社内的男同事间，盼影是最常被提起的目标，但是几年下来却从来不曾有人得到她的芳心。“大概要问你手边那些旅游报导的进度。”

“什么旅游报导！”她扮着鬼脸，语气有些不快也有些心虚。

盼影往总编辑的位子走去，用修长的指胡乱梳整一下短发，细致的五官上是淡然的微笑，清亮的黑眸里也带着温暖的笑意。她一路上忙着跟其他记者打招呼，看看其他人的进度，拖延了好些时间才走进总编辑室。

“老编，有什么事情值得你特地召见我？”她打着招呼，走进总编辑室里，双眼因为兴奋期待而发亮，她不客气的坐在柔软的沙发上，包裹在简单的衬衫与牛仔裤之下的，是完美的窈窕身段。

谢杰夫的视线从等待对色的胶片上移开，皱着眉头看向盼影。“你手上的旅游报导做得怎么样了？这几个星期来的反应都不错，我等着看你如何做结。版面



已经空下来了，今晚要更新网页。”

盼影眼中的光彩因为失望而熄灭，她肆无忌惮的打了个呵欠，纤细的手遮掩住微张的口唇。“喔，那个啊，我早就完成了。”她小声的回答，意兴阑珊的挥挥手。

“完成了就快些传到排版室去。”谢杰夫看着眼前的女子，审视半晌之后才说道：“接下来还有一些采访工作要交给你，你找个摄影记者一起去。”

盼影呻吟一声，用手覆盖住眼睛。“老编，我以为你找我来，是答应要让我写那篇关于威尔斯王妃的系列报导。”她失望的叹息着。

“不行。”他回答得斩钉截铁，一点情面都不留，知道只要口气稍微软一些，盼影就会心存希望，不死心的死缠烂打。

“但是我已经写了不少，你先看看稿子之后再决定也不迟。”她充满希望的说，站起身子打算回去拿稿子。

“你给我站住。”谢杰夫的眉头皱得更紧，将瘦削的身体往前倾，双手紧握着胶片，透明的塑胶薄片在他的手中扭曲着。“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们要做的是新闻，而那篇报导不具备新闻该有的即时性。王室离婚是一年前的事情，如今风平浪静的，你为何要大费



工夫的去做关于她的系列报导？你只要好好写好旅游报导就行了。”因为愤怒，他头上头发震动着。

“老编，冷静些，你的假发快掉下来了。”盼影好心的警告着，却换来一声狂怒的咆哮声。她耸耸肩膀，娇小的身子不情愿的缩回沙发上，已经习惯了谢杰夫愤怒的喊叫。“我只是想要介绍关于她的一生，请相信我，这些年来我不断收集关于她的资料，一定能够做出让你满意的报导。”进国际通讯社已经数年，她仍是只能负责旅游报导。心中有很多遗憾，就是饥渴的想要写出那篇关于威尔斯王妃的报导，她当初抱着豪情壮志进到国际通讯社，可不是只想拿着公费环游世界的。

“顾盼影！”他吼叫着，太阳穴正在剧烈疼痛着。第无数次怀疑，当初究竟是谁录取顾盼影进来的，她有着其他人无法匹敌的勇气，但是那些勇气常常用错地方，也不知该说她勇敢还是愚蠢，一旦抱定主意就不顾一切的往前闯，总之就是让他头疼不已。

“我真的想写那篇系列报导，十多年前我甚至还参加过那场婚礼，我父亲是当时参与采访的记者。”她坚持着，双手握着拳，眼眸里闪动着光亮。她不曾忘记过那场婚礼，也不曾忘记过在白金汉宫里，那个青年抱着她，他们看见了威尔斯王妃落寞的神情。





她一直记得那一幕，记得那个青年。或许会对英国王室的新闻如此重视，是源于那天的记忆。

“就是因为这些原因，所以你对英国王室的新闻一直抱着超乎寻常的兴趣？”谢杰夫有些明了，不过紧皱的眉头仍旧没有松开。“我还是不能答应你，不论写什么稿子，你写报导的立场始终不够客观，会掺入过多的私人情感。盼影，我们要的是报导，不是小说。”

盼影皱起眉头，困扰的模样十分惹人怜爱。报导的立场不能中立，是她最严重的问题。

在求学时不论是指导教授，或是身为优秀记者的父亲，都曾经告诉过她，而进入国际通讯社后，不够冷静的笔调，成为她工作上的阻碍。

“这么做不符合经济效益，我不能够答应你，派出人手去做那篇报导。”谢杰夫挥挥手，不愿意再谈，先前两人已经争吵过数次了。他拿出两张记者邀请函，丢给已经一脚踏出门外的盼影。

她手忙脚乱的接住邀请函，低头查看着。“东方饭店？”那是台北最富盛名的饭店，出入的都是国际级的大人物。

谢杰夫揉揉太阳穴，“那里今晚有一场官方餐会，不少大人物都会前来参加，你只要稍微记录那些与会人士就行了。”这是最简单的工作，但是派给顾盼影，

